

奇情 · 悬疑 · 推理

年轻冒险家

● 三毛 主编

● 邵均宜 译

● 华文出版社



阿嘉莎·克莉丝蒂侦探小说丛书

2

● 克莉丝蒂探案丛书 · 2 ●

年轻冒险家

阿嘉莎 · 克莉丝蒂 著
邵 均 宜 译

三 毛 主编

责任编辑: 田 耕

封面设计: 冯光美

年轻冒险家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邵 均 宜 译

三 毛 主编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171 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5075—0060—8/I·26 定价: 3.60 元

内 容 简 介

两个“老”朋友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重逢了，从军队复员的年轻中尉汤美和由战地医院遣散的年轻护士杜本丝，她们在一家餐馆闲聊，谈到了找工作不易之事。临桌的一位先生自愿以厚薪聘请杜本丝，即派她去巴黎某女子宿舍小住数月，这期间不可与友人通信，要保守秘密。这份差事引起了杜本丝的兴趣，尤其当她脱口说出假名“珍妮·芬恩”而使对方大为震惊。于是，两个年轻人便卷入了侦破阴谋集团的曲折斗争。阴谋集团的首脑勃朗先生是个伪装得非常巧妙、善于心计的家伙。汤美和杜本丝，似乎太年轻了，他们几次掉进了勃朗的圈套，斗争尖锐复杂。

出版缘起

三 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到中国来，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国，她的作

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著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著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主要人物

(按书中出场先后次序排列)

汤美·勃拉司福——本名汤麦斯·勃拉司福。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陆军中尉，战后退役，年轻冒险家。

杜本丝——本名布萝顿·柯莱。二次大战期间曾任护士。年轻冒险家。

威汀顿(爱德华·威汀顿)——阴谋集团成员。

卡德先生——英国政府特工人员。

裘尼斯·侯秀缪——美国钢铁大王之子，百万富翁。

鲍尼斯(鲍尼斯·伊文诺)——阴谋集团成员，曾化名康脱·斯派诺夫。

凡德美太太(妮泰·凡德美)——又名玛格丽，阴谋集团成员。

詹姆·皮尔·艾奇顿爵士——英国政府内阁成员、律师、社会知名人士。

霍尔医生——精神病医院医生。

安娜德(珍妮·芬恩)——美国姑娘。裘尼斯·侯秀缪的表妹。

艾奇丹·柯莱——杜本丝的父亲，区副主教。

序 幕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下午两点。露茜泰妮号轮船连中两枚水雷，快沉没的时候，几只救生小船接二连三地放下水里。女人们和孩子们，排好队伍等着轮到他们。有些人仍旧拚命地紧偎在丈夫们和父亲们身边，其他的一些女人把他们的孩子们，抱紧在胸前。有一个女孩子，孤独地离开其他的人，远远地站在那里。她很年轻，不到十八岁。她似乎一点也不怕，庄严又坚定的一双秀眸，一直望着前面。

“对不起。”

她听到身边一个男人的音，吃了一惊，转过身子。她先前在头等舱旅客里面曾见过这个人，而且不只一次了。这人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慨，引起了她的幻想。他对任何人也没有说话。如果有人对他说话，他就会立刻爱理不理的。他还含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样子，用敏捷又怀疑的目光，从肩头上不停地望过去。

现在她留意到，他非常激动，额头上冒出汗珠。他显然处于一种不可抗拒的状态下。然而他并没有使她忽然想起，他是个害怕遇到死亡的男人！

“呃？”她一双庄严眸子碰上他疑问的眼色。

他犹疑不决地望着她。

“非得这么做不可！”他自顾在咕噜。“是的——只有这么做。”然后他提高声音说：“你是美国人么？”

“你说对啦。”

“你爱国么？”

女孩子脸红了起来。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这么问的！当然我爱国啦！”

“别见怪。要是你知道事情有多么危险，你就不会见怪啦！不过，我必须信任某些人——秘须是个女的才行。”

“为什么？”

“因为女人们和孩童们优先。”他朝四面望一望，低声说：“我身上带着文件——顶重要的文件。它们可以使作战盟军的局势完全改观！你明白么？必须要想法子挽救这些文件！你带了它们，比我有更多的机会。你愿意做么？”

女孩子伸出手。

“慢着——我必须警告你。也许可能有危险——万一有人盯我梢的话，就会有危险。谁知道呢。你有没有瞻量做到？”

女孩子微笑起来。

“当然我做得到啦。我真觉得荣幸，被你选中。带了它们以后又待怎么办呢？”

“你可以注意报纸！我会在时报上的人事栏登上一个广告，一开头会用这几个字眼：‘同船的水手’；要是过了三天没有一点消息，唉，你知道，我就完蛋啦。那么！你就拿了这一个小包，到美国大使馆去，当面交给大使。你听没听清楚？”

“完全听清楚了。”

“那么准备——我要说声再见了。”他握住她的手，提高一点声音说：“再见，祝你好运。”

她抓紧他手掌中的这一个油布小包。

露茜泰妮号轮船的右舷一排人已走完了，这个女孩子听
从地迅速朝前面走去，走上了小船。

第一章 年轻冒险家有限公司

“汤美，你这个老东西！”

“杜本丝，你这个老狐狸！”

这两个年轻人相互热烈地欢呼，一时把杜佛街的地下道出口给阻塞了。他们用“老”字来称呼，就完全是错误，他们两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还没有四十五岁。

“好像有几个世纪没看到你了。”这个年轻男人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快陪我去啃个甜面包。我们在这里，阻塞了交通要道，会不受人欢迎的呢。我们快离开此地。”

女孩子同意了，两个人便沿着杜佛街向毕卡迪走去。

“现在我们又到什么地方去好呢？”汤美问她。

他的声调里隐隐含着焦虑，这却逃不过布萝顿·柯莱小姐的一双灵敏耳朵。因某种神秘的原因，她亲密的友人们，管叫她做“杜本丝”。她立刻抓住了他的把柄。

“汤美，你这人真冷酷寡情！”

“一点也没有啊！”汤美不甘心地说：“我只希望钞票源源而来。”

“你不愧是一个惊人的吹牛大王，”她一本正经地说：“你真的有一次说服了格兰本修女，说医生叫你拿啤酒当补药喝，忘了记录下来。你还记不记得？”

汤美嘻嘻笑起来。

“我记得！那个老太婆看到时，不是还在大发雷霆么？”

她人不算坏。格兰本老太婆！那家古老又舒服的医院——哦，我想也像旁的机关一样，会解散吧？”

杜本丝叹口气。

“可不是，你也同样被解散了？”

汤美点点头。

“我被解散已有两个月了。”

“遣散费呢？”杜本丝问他。

“花掉啦。”

“哎啊，汤美！”

“嗨，你这个老狐狸，我并没有瞎花啊。我还没有这样的福气呢！我拿它当生活费用，像过目前的平常生活，住普通的场所和花园住宅。如果你不明白，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乖孩子，”杜本丝打岔说：“我怎么会对生活费用不明白。喏，我们到了尼奥啦，我们各付各的好了！”她领先走上楼去。

这地方早已座无虚席。他们在踟蹰不前，找寻空位子，无意间听到一些零落的谈话。

“——你知道，我告诉她，她毕竟得不到这层公寓套房时，她坐下来哭了。”“这不过是一次交易吧了！天啊，就像纽维斯从巴黎带来的——”

“无意中听到了有趣的琐话。”汤美喃喃地说：“今天我走在街上，走过两个人，听说一个名叫珍妮·芬恩的人。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名字？”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年纪大的太太站起身，收拾起大包小包，杜本丝灵巧地坐到那把空椅子上。

汤美要了茶和甜面包，杜本丝要了茶和牛油土司。

“拿两把茶壶来行不行？”她一本正经地说。

汤美坐到她对面。他向后梳得光溜溜的一头浓密的红头发，一张有趣又不怎么英俊的脸，这是一张绅士兼运动家样子的脸。裁制合身的褐色服装快到了报废的关头。

两个人坐在那里，真像一对新潮派的夫妇。杜本丝还不够格进美容院，她矫小脸上顽皮性的纹路充分显出她的个性和妩媚，果断的下巴，一双灰色大眸子，在端正阴郁的额头下面，看起来晶莹动人。短短的黑头发上，是一顶翠绿色无边小帽，有点破旧的短裙子下面，露出一双不容易见到的优美脚踝。她露出一脸的勇敢和精明。

茶点终于端来了，杜本丝沉思过一阵后站起身，倒了一杯茶。

“现在嘛，”汤美说，边大口咬了一下面包。“我们就说目前吧。你还记得，从那年在医院以后，我还没见过你呢。”

“是啊，我记得很清楚。”她大口吃着牛油土司。“我来说说布萝顿·柯莱小姐简短的自传吧；苏福克·小密桑德的亚契达·柯莱的第五个女儿。柯莱小姐在战争初期，离开她愉快和辛苦工作的家庭生活，到了伦敦，进入一家军中医院。头一个月：每天洗六百四十八只盘子。第二个月：她高升了，擦干净和上面同样数目的盘子。第三个月：高升到剥马铃薯。第四个月：升到切面包和抹牛油。第五个月：升到一楼去拿拖把和水桶，当上病房里的女佣。第六个月：升到在餐桌前侍候客人。第七个月：升到去服侍修女们了！第八个月：做事要多检点一些啦。庞德修女吃了威丝海修女的鸡蛋！引起一顿大吵大闹！不怪病房女佣怪谁！这样重大事故竟然没加注意，就不能非难啦！再降回去重拿起拖把和水

桶！爬得高也跌得重！第九个月：升到去打扫病房，就在病房发现我童年时的友人，汤麦斯·勃拉司福中尉（我在此地向汤美致最敬礼！）我有五年没看到他了。这次遇见可真感人！第十个月：为了陪同病人去参观油画，挨上司一顿痛骂！就是前面说过的那名病人。第十一和十二个月：又恢复原职当上客厅里的女佣。那一年年底，光荣地离开医院。后来这位能干的柯莱小姐成功地驾驶一辆运货卡车，载上一位将军。他最令人感到愉快。一位年纪轻轻的将领！”

“那人多卑鄙么？”汤美问道：“那些头戴钢盔的家伙，由司令部坐车到萨伏，再坐车回去，真令人厌恶透顶！”

“现在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杜本丝坦率地说：“可是，话从头说，那正是我职业上的巅峰时日。后来我进了一个政府机构。我们举办过几次很开心的茶会。我想做女房东、邮差、公车司机，来完成我的职业阶段，可是受到停战的影响，我在那个机构耽了几个月，赖着不肯辞职。天啊，我终于离开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失了业。现在，该轮到你说啦。”

“我可没有这么多的高就呢，”汤美歉疚地说：“也很少有变化。我去了法国，然后他们派我到美索不达米亚，我再度挂彩，进入那家医院。然后在埃及留下，一直到停战，在那里等得迫不及待，像我对你说过的，终于受到遣散命运。度过漫长又沉闷的十个月，猛找工作，却找不到任何工作。如果有工作，他们也不会给我。我有什么屁用？我对做生意，又懂得些什么？我什么都不懂。”

杜本丝忧郁地点点头。

“殖民地的情形怎样呢？”她出点子说。

汤美摇摇头。

“我不喜欢殖民地——我完全相信，他们不会喜欢我的！”

“你有什么有钱的亲戚吗？”

汤美又摇摇头。

“唉，汤美啊，你一个伯叔祖母都没有吗？”

“我只有一个不穷也不富的老叔叔，可是他也帮不了忙。”

“为什么帮不了忙呢？”

“有一次他想收养我，被我一口回绝。”

“我听说过了。”杜本丝慢吞吞地说：“因为你妈的缘故，你才回绝的。”

汤美脸红了起来。

“是啊，这件事有点尴尬。你知道，我是她仅有的一切。这个老家伙便恨起她了——想从她身边把我夺走。仅只是一点点怨恨而已。”

“你妈已去世了，是吗？”她柔声地问他。

汤美点点头。

杜本丝一双灰色大眼睛，有点茫然若失起来。

“汤美，我一向知道你是个好人。”

“好说！”汤美急忙说：“哦，那是我做人的态度，我快要自暴自弃了。”

“我不也一样，一直呆下去，到处找工作，应征报上的广告，尝试每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我受到过勒索，得到过旁人的救济，也受过苦痛的折磨，一点用都没有。我应当回老家去了。”

“你还不想回去吗？”

“当然我不想回去罗！多情善感有什么用？我爸是个可爱的人——我非常喜爱他——可是，你不清楚，我多么替他担心呢！他还抱着维多利亚时代早期那种乐天的看法，穿短裙和抽烟是不雅观的事情。你可以想像到，我在他眼里，真像肉中一根刺一样。当我在战争发生离开时，他才算松了一口气。你知道，我们一家有七口大小呢。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所有家务和参加妈妈们的会议！我常是一个没有恒心的人。我真不想回去。不过，唉，汤美，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么？”

汤美凄惨地猛摇头，然后是一阵沉寂。杜本丝忽然开腔说：“钱，钱，钱啊！早上我在想，中午也在想，晚上也仍旧在想！我敢说，我是为了钱工作的。不过，那个地方是这种情形！”

“此地也一样啊。”汤美抱有同感地说。

“我也想到过，各种找寻工作的办法。”她接着说：“办法只有三种！第一是不要钱。第二是为钱而嫁人。第三是挖空心思去赚钱。头一个办法，就说不通。因为，首先我连一个有钱的亲戚长辈也没有。我老家的亲戚，都是一些体弱多病的贵妇人！我常帮助老太太们，搀扶她们跨越十字路口，替老先生们拎大包小包的，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百万富翁。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甚至连我的名字，都没问过一声——有些人甚至连谢都没谢一声。”

过了一会儿，她说：“当然罗，嫁人是我最好的选择，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要嫁个有钱的阔少。任何有脑筋的女孩子都会这么做的。你知道，我并非是个多情善感的人。现

在你不会说，我是多情善感的吧。”

“当然不会啦。”汤美连忙迎着说：“没有人会说你多情善感的啊！”

“这也不是一种客套的说法呢！”她说：“不过，我敢说，你的用意并不坏。唉，我那个地方，就是这样！我总是抱着希望在等待——可是，我却从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富有的人！我所认识的男人，几乎有我同样的困难情形。”

“你说起的那位将军，如何呢？”汤美问她。

“我想，他在战事结束后，开设一爿单车行。”她说：“在那种地方，就是这样！现在轮到你说了，你可以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

“我像你一样，什么也不知道。”

“那没有什么关系，你总认识什么人的吧。现在，如果我看见一个穿皮衣的男人，从丽兹走出来，我总不能冲着他说：‘喂，你这个富翁，我真高兴认识你啊。’”

“你是说，叫我对一个穿着入时的女孩子，也要这样做么？”

“别这么傻气。你可以走过去踩她一脚，或是替她拾起一块手帕，或做那样的事情。如果她认为，你想认识她，她就会求之不得，自会设法替你出点子。”

“你把我的男性魅力估计得过高了。”汤美说。

“在另一方面来说，我的百万大财主，可能鞋底抹油，逃命都来不及呢！结婚也充满了困难，只有挖空心思想法子去赚钱了！”

“我们不是已费尽心极尝试过了，失败了。”他提醒她说。